



潭江的潮，是赤坎古镇藏在时光深处的呼吸，一涨一落间，便将百年侨韵轻轻托起。

时光隧道

潮声里的赤坎

单冬荣

它自江海交汇处缓缓漫来，携着南国水汽的温润，漫过青石板路的纹路，吻过骑楼廊柱的斑驳，把中西交融的风骨，悄悄揉进每一缕江风里。这潮声，不似江海奔涌般壮阔，却如私语般绵长，是古镇从未停歇的心跳，亦是游人踏足时，最先沁入心间的温柔回响。

步入赤坎，目光所及皆是惊艳。连绵成片的骑楼依江而建，巴洛克式的雕花浮雕上岭南灰塑的雅致，罗马柱撑起广式骑楼的通透，彩色满洲窗滤过暖阳，碎成一地斑斓光影，在青石板上缓缓流淌。风穿廊檐，拂过街商铺的布幔，陈皮的醇厚、豆腐角的焦香、黄皮糕的清甜，混着江风扑面而来，便是侨乡最动人的烟火气息。老铺里的铜壶煮着沸水，咕嘟声与潮声相应和，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每一步都踏在古韵与诗意的交界之上。

钟楼的钟声，是潮声里最清晰的韵律。红砖铸就的钟楼矗立街头，西式钟面镌刻着

岁月的痕迹，指针轻转，每一声敲响都浑厚悠远，穿过街巷，落进潭江碧波，随潮声缓缓荡漾开去。这钟声，曾送一代代华侨登船远航，载着乡愁远赴重洋；也曾迎游子归乡，将海外的风情与故土的眷恋，熔铸进这一方古镇的砖瓦之中。骑楼的每一道窗棂，都藏着归乡的期盼；每一处雕纹，都刻着中西交融的浪漫，让古韵不显陈旧，新潮不显突兀。

节日的赤坎，潮声里裹着满城欢腾，旅游盛宴尽绽风华。红灯笼串成流光长廊，沿堤岸蜿蜒向前，与江面倒影相映成画；非遗花牌高挂檐下，笔墨书香间藏着浓郁的民俗韵味；铛铛车承载着游人缓缓驶过老街，铃声清脆；摇橹船轻泛潭江，船桨划破碧波，灯影碎作满天繁星，两岸风光尽收眼底。醒狮腾跃的鼓点、游人笑语的欢鸣、特色小吃的叫卖，与潮声交织成动人的乐章，打铁花腾空绽放，金雨洒潭江，潮声便裹着璀璨烟火，在夜色里温柔闪烁。

赤坎的潮，是江水的潮，是时光的潮，更是人心的潮。它守着中西合璧的风骨，载着侨乡乡愁的厚重，融着旅游胜景的鲜活，在潭江上岁岁流淌。古老钟声依旧，骑楼风华如初，潮声里的赤坎，以清雅之姿迎接八方来客，以浓烈情怀温暖游子归心，每一缕江风，每一声潮响，都在诉说着这座古镇，永不褪色的温柔与繁华。

檐下絮语

相撞之后

麦秀芳

早上还不到8点，车流已经灌满“325复线”路面，密密麻麻的车辆，如同晒场上铺满的花生。我驾着摩托，走了几百米便转向辅道行驶。这时，嫩生生的阳光给众人敷上一层淡淡的金黄，风呼呼啦啦地拂过衣领，肆无忌惮地在我的肌肤上游弋；撩起我的宽腿裤脚，脚下竟生出“千里快哉风”的惬意。

悠然自得的感觉升腾起来，不知不觉便来到天桥底下的路段，刚切入十字路口的刹那，一辆白色小轿车像一匹失控的烈马从左侧桥底窜出！我死死地攥紧刹车，可一切都来不及了，“嘭”的一声，一股野蛮的力量将我的身体和摩托车抛了出去。我感到瞬间的腾空，又极速下坠，被惯性狠狠地砸向地面，僵硬地趴在地上，脸贴在水泥地面。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耳边是摩托车轮“嘶嘶——”的鸣叫声，鼻腔嗅到的是一股呛人的汽油味。“我撞车了！”意识恢复过来，我使劲按着地面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这时，我终于看清了小轿车司机是个40岁开外的中年妇女，上身那件褪色的浅紫色衣服几乎盖过屁股，很宽，像麻雀飞进祠堂的感觉。头发挽起一半，但那一撮一撮没有挽起来的头发七零八落地垂下来。她全身僵硬着：“我明明是跟着别人的车一起过的，这样也撞了——你，你有没有受伤？”我说“有”。她开始反复拨打电话，战战兢兢地向亲友讲述事情的经过。我随即报了警。

“你的车牌是什么？对方的呢？有人受伤吗？”接线的警员的声音沉稳。我顿了好一会儿，回道：“粤JK****，粤JQ****——我有伤。”警员让我立即加微信，发定位。我和小轿车司机站在路基上，默默地等着交警。

她嗔骂着：“怎么会这样，真的对不起……”不安与恐惧夹在她断断续续的语气中。我说大家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闲聊开了，我大概知道她的情况——湖南人，来鹤山很多年了，去年被裁员，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生活压力大……

聊着聊着，直到那束红蓝闪烁的警灯落在跟前，才意识到要解决撞车的事。

来了两位交警，一个国字脸，身形敦实；一个精瘦高个，英姿飒爽。“国字脸”蹲下身子，看清小车的刮痕，忽而又转过身，目光如探照灯般渐次扫过摩托车的车轮、脚架、刹车灯……定了几秒钟。“精瘦高个”拿出相机，“咔嚓，咔嚓……”地拍摄现场。

随后，“国字脸”分别询问我和小轿车司机行驶路线、速度等情况，又问我的伤怎样？是否要到医院检查。

“我，我，不用去医院了。”其实，我一直在考虑“去”还是“不去”。

当“精瘦高个”递过事故认定书（电子版）给我签名的时候，我反复看了里面的内容：“当事人***机动车通过无灯控或交警指挥的路口，不按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负全部责任；当事人麦秀芳无责任……”受伤当事人伤势轻微，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我不再犹豫，签了名。

挪动摩托车时，车就像瘫痪的病人一样僵卧原地，“国字脸”一个箭步冲上来，抓住车把，把车推到安全地带。拖车师傅来了，一个胖墩墩的小伙子，送我回小区后，叮嘱道：“开车得加倍小心！”

凌晨，左边腋窝隐隐作痛。第二天，我还是去了医院拍片，CT检查诊断报告单写着：“左侧第3-5前肋骨质欠连续……”诊断意见：考虑左侧3-5前肋骨折。”我的心猛地一沉。医生疑惑：“这么快就结案了？还算你幸运，不严重，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如果严重的话你怎么办？”我笑了笑：“小事，我自己就能解决，不想给人增加焦虑和负担。”医生一脸惊讶。

晚上，轿车司机微信道：“靓女，您处事很冷静，内心很有爱，让您受伤，我真过意不去，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记得和我说……”我回道：“小伤，时间会治愈的。”

半个月后，接到一位女交警的回访电话，问是否存在纠纷，我说没有纠纷，一切安好。她温温软软地说：“如果需要什么协助，可以随时致电我们中队的——保重身体！”

放下电话，我思付：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法律、法规是解决人与人之间争端的底线；而道德、良知与悲悯，方能抚慰创痛、照见彼此、直达生命深处、最终融化成一个社会的温度。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K1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

春菜知先后 人生几度香

生活物语

陆月如

春日细雨前，芥头自在鲜。春天的田埂上，长着修长绿叶的芥头在风里轻摇，远看像小葱，又似韭菜。随手掐一片叶子，轻轻掰开，一股清冽辛香便直钻鼻腔。芥头既是寻常菜蔬，也是一味中药，国人食用芥头的历史，早在《汉书》中便有记载。古人称它为“菹”，谓其有“温中散结，宽胸通阳”之效。古诗里亦有它的身影，白居易曾写道：“望黍作冬蔬，留菹为春菜”，可见唐代文人也惦念这一口春日鲜味。

由此，各地百姓琢磨出百般吃法：江西人爱将它腌渍，酸辣爽脆，最是佐餐；湖南人喜用它炒腊肉，烟熏醇厚与清鲜辛香相融，格外下饭；而广东做法更重本味，芥头配烧肉、萝卜仔一同煨炒，入口爽脆，鲜香绵长，恰似一口吞下了春天的清灵。

清代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论及烹饪，说得极是在理：“凡物各有先天，如人各有禀赋。”食材各有脾性，须顺其本性，不可强求。烧肉萝卜仔炒芥头，最能体现这一道理。这道菜的关键，便在“煨”与“炒”的先后次序。芥头耐煮，绿叶却娇嫩；萝卜仔干瘪，需借油香方能舒展；烧肉肥瘦相间，唯有煨出油脂，才香而不腻。几样食材性子各异，下锅次序半点马虎不得。

每到春天，母亲总会从菜园采回鲜嫩芥头，先摘去带泥的湿根，只留三分之一绿叶，在白胖胖的鳞茎上横刀一切——“咔嚓”一声，耐煮的芥头与娇嫩的青叶脆生生地分开，码在碟中。再备几片姜、一小把酱腌萝卜仔，最后将带着琥珀色脆皮的肥瘦烧肉切成厚片备用。

锅烧热，倒入烧肉，“刺啦”一声，煨炒间

肥肉渐渐透明，逼出一层清亮油脂。盛出烧肉，留底油，下姜片、萝卜仔、芥头，再将烧肉放回，快速翻炒数十下，加入绿叶轻炒几下，最后加盐、糖，淋少许生抽。一道还滋滋作响的烧肉萝卜仔炒芥头便端上桌。夹一筷子入口，芥头的清甜，萝卜仔的爽脆、烧肉的筋道，三种口感在舌尖上层层绽放。

饭桌上，母亲说，做好这道菜“关键是要分得清先后”。她一边比画一边说：“芥头、绿叶、萝卜仔、烧肉，各有各的时辰，不能急，也不能乱。该煨的先煨，该炒的炒，次序对了，味道就对了。”

我深以为然，不禁思索：“先后”或许不是这道菜美味的全部，却一定是最要紧的一步。分得清何时该做什么事，顺着每样东西的性子，用足够的耐心等它们在锅里各就各位，最后方能相融入味。

做菜如此，人生亦是如此。年少时，总想着把一切都一股脑投入：该说的话，不等合适场合便脱口而出；该做的事，不分轻重缓急便莽撞向前。以为热情足够，便是火候到位；以为心意真诚，便是时机刚好。可到头来，不是这味夹生，便是那道烧焦——明明都是好食材，偏偏没能做成一道好菜。

后来才渐渐懂得，世间万物，皆有其时。芥头耐煮，便先下锅；绿叶娇嫩，便晚些放；萝卜仔要借油香，需在中间等候；烧肉要去油才不腻，得先受一番煎熬。连一块肉都知道，有些苦头要先吃，吃过了，苦才能化作香。

人亦如此。该进时不进，机会便凉了；该退时不退，情分便淡了；该等时不等，火候便差了；该收时不收，滋味便散了。

最难的不是做什么，而是分得清什么时候做，知道哪样先、哪样后。

人这一生，不必急着追赶谁的脚步，也无需羡慕旁人的火候。在自己的天地里，守好自己的先后，编够时辰，熬到火候，自然会有属于自己的、独一份的鲜香。



《“雀”上枝头》麦和幸福 摄

随便一页就能读下去 ——好书《微光志》

文艺谈

燕九门

《微光志》是写大国重器的横空出世和它的锻造者的。

这个大国重器是坐落于广东开平打石山下700米地层深处的“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室”。

这本书20余万字，寓神秘于通俗之中，赋庄重于真情。题材堪称极为硬核——地下七百米、中微子振荡……却在作者尹继红的笔下化作一部“人之书”，随便翻到一页，就能读下去。

这部书必须有“科普”的性质。作者恰恰善用最通俗的话说最难懂的内容，以诗性重构科学。比如，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什么是“中微子”，这个“实验”要干什么。书中借用一位“身着素服、施粉黛”的青年女科学家在科普中国的一次演讲中的话解释：

我的工作就是捕捉1/4个世界。——基本粒子一共有12种，其中中微子占3种。故而它是四分之一。

这一句话，比任何教科书都清晰地建立了宇宙与个体的联系。作者写这“幽灵粒子”穿透万物，却不写其冰冷，而写其“像极了爱情”（书中说中微子科学家的比喻）：

在茫茫人海中，一分一秒的等待，只为那一刹那的相逢与光华。如此笔法，让江门地下七百米深处不再阴森，而成了一个充满期待的“相遇之地”。

这部书充分展示了“大国重器”之“重”。《微光志》鲜少宏大叙事，而是以87位具名人物的群像，托举起这座世界最大的有机玻璃球。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科学工作者，其中有我们熟知的李政道、丁肇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陈和生、王贻芳等，中国高能物理研究专家曹俊、衡月昆、杨长根等。仅

仅是这些名字的排列，就足以让原本默默无闻的打石山万钧之重，为世界瞩目！

书中告诉我们，实验所需的所有设备、材料、组件，都来自国内乃至世界尖端，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极端的严苛：

单是光电倍增管，便需两只，每只须将光子放大千万倍；有机玻璃球直径三十五米，由263块板材在地下现场拼接，接缝须以发丝计；液闪纯度须达百分之九十九……

然而比这些数据更震撼的，是锻造者们突破、斗争、合作。读来荡气回肠！

书中很克制地引用了一些绝非普通人能读懂的术语、公式，反衬了这项实验在世界科技进程中的领先地位。在未来科技竞争中的重要性。如这“五朵金花”：

曹俊……亲自设计部署了包括探测器的能量非线性模型、反应堆中微子质量平方差、反应堆中微子能谱、液闪置换系统、高速波形取样电子学读出系统等五大攻关课题，被大家戏称为“五朵金花”。

这本书引人入胜最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写作中倾注了强烈的情感。作者是文科生，本与这些世界科技前沿有天然的隔膜。然而作者用3年的时间尽可能地贴近中微子、走近科学家。结果让我们感到，尹继红已经对“国之重器”和它的锻造者产生了强烈的敬爱之情！并将此情豪迈地泼洒在《微光志》的文字中。于是，这部书就很好看。

先看饱含情感的、张扬着诗性的章节标题：

《黄金瞳》《清澈的爱》《像极了爱情》《我的眼泪只在春天里流》……

诗一样的标题下是俯拾皆是的诗一样的语言：

无垠的大海上，浪花层层叠叠地翻涌，海鸥起起落落地翱翔。科学啊，你便是这永恒潮汐后面的伟大力量。

最令人兴奋的是一大批写之欲出的人物——锻造国之重器的科学家们。也许，《微光志》创下了写科学家群像的纪录！

写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首席科学家、项目经理王贻芳：

王贻芳这几天心情确实不太好。就在一个星期前，他的忘年交老朋友黄永玉老先生去世了……此刻，站在江门中微子地下700米实验大厅的安装平台上，王贻芳又想起了黄永玉先生送给自己的那幅《砸个正》的画——一只红苹果正砸在王贻芳的脑袋上。那是当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发布时黄永玉送给王贻芳的礼物……想到这，王贻芳的眉头皱得更紧。他在心里默默地想：“老爷子，您得保佑我们呀，希望苹果还会砸在中国科学家头上。”

写高能物理学家、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副经理李小明：

这位科学家可不是“郑寒鸟瘦”形的，而是“高高壮壮、被晒得黑黢黢的，说话也是大嗓门、抑扬顿挫”。在那个“疫情”期间，李小明又多了个身份：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疫情防控责任人。他这个防疫责任人最近这几天子老是因为疫情造成的停工问题和王贻芳吵架。王贻芳总希望李小明既要做好疫情防控，又要兼顾工程进度……两人聊着聊着，就开始出火药味了。有两回，李小明就直接摔了电话。当然，全所的人都知道，也就李小明跟王贻芳吵架……李主任越是我王所吵架，王所反而越信任他。

写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总工程师马晓妍：

这位总工程师，三年不肯换一顶新帽，就旧帽上“密密的坑洼”是她在地下七百米爬上爬下的印记。2023年7月，北京暴雨，八十多岁的母亲因在失联列车上，她正站在三十八米高的安装平台上盯着有机玻璃球合缝。那天她腿一软，差点跌落，夜里扶着路灯杆痛哭——“我的眼泪只在春天流”，可那是个暴雨的夏夜。铁骨与柔情，在此不必分割。

写女青年赵杰：

她是江门中微子探测器的“清洁工”。她也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博士后、副研究员。在实验大厅里负责有机玻璃球安装的工人们很快就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位看上去孱弱的姑娘。每天一下班，她就将几个空玻璃球摆在四面八方的岩壁下面……她手持一个仪器，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不停地